

美國是製造惡魔的大魔頭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美國和盟友協助反蘇游擊隊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筆者曾經提出在政治歷史評論中間接因果論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這篇文章筆者想再進一步討論這個題目。

一九七九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中情局協助反蘇游擊隊，包括向阿富汗聖戰者提供了地對空肩托式發射導彈，來對付蘇聯的直昇機。其中受到美國支援的反蘇游擊隊，包括了後來創辦基地組織的賓拉登，無數論者執着這一點，說基地組織和後來由基地組織分裂出來的伊斯蘭國都是美國一手造成的，美國才是製造惡魔的大魔頭，九一一事件與後來的恐襲事件都是美國咎由自取。

不過，那些論者都忽略了這一點：其實當時美國和多個國家聯手在阿富汗抗蘇，這包括了巴基斯坦和沙地阿拉伯，而巴基斯坦的角色更需要深入分析，起初美國對阿富汗民兵的援助只是象徵式的，在電影【查理·威爾遜的戰爭】（Charlie Wilson's War）裡面，當美國國會議員查理·威爾遜與巴基斯坦官員見面，說美國將投入五百萬美元去支持阿富汗反蘇軍隊時，一位巴基斯坦軍方將領說：「這是一個笑話嗎？」這電影將那場面戲劇化，但事實上，巴基斯坦的確強烈要求美國派遣更多援助。

一九八八年蘇聯軍隊終於全面撤出阿富汗，在反蘇鬥爭中阿富汗游擊隊戰勝了蘇聯正規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有土地爭議，巴基斯坦認為這種以小勝大的模式可以用來對抗印度，於是巴基斯坦繼續培養阿富汗民兵，在巴基斯坦的蔭庇之下，賓拉登以阿富汗為大本營，大肆發展基地組織，後來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

諷刺的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看風駛輊，立即宣布放棄支持阿富汗塔拉班政權，轉移成為美國的反恐盟友。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說：「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其實，這種時移勢易、敵友身份倒轉的情況在國際關係中屢見不鮮，但批評者往往只針對美國，對巴基斯坦和沙地阿拉伯卻隻字不提。若果客觀地分析，對賓拉登和基地組織的興起，巴基斯坦比美國需要負上更大部份責任。執筆之際，沙地阿拉伯在一天之內發生了三次自殺式炸彈襲擊，但我從沒聽過論者說沙地阿拉伯製造惡魔、咎由自取。

兩伊戰爭美國向伊拉克傾斜

此外，一些評論者亦指出，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向伊拉克傾斜而打壓伊朗，可是，後來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卻反過來率領聯軍，打擊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

軍隊，所以美國是出爾反爾。然而，這種分析未免欠缺全面性，總體來說，兩伊戰爭和第一次海灣戰爭牽涉多邊關係，除了美國、伊朗、伊拉克，這還包括了沙地和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關於美國和伊朗的恩怨情仇，我在另外一篇題為【伊朗跟英美一個世紀的博弈】*的文章中已經討論過。德國時事評論家米高·呂德斯（Michael Luders）博士指出：「他（薩達姆）的飛黃騰達首先要歸功於來自美國的支持，當然也有歐洲和海灣國家的支持。」但為什麼海灣國家會支持伊拉克和反對伊朗呢？呂德斯卻語焉不詳。

值得一題的是，一九七九年伊朗的神權革命不單止威脅美國，而且亦威脅波斯灣的其他伊斯蘭國家，伊朗向其他伊斯蘭國家輸出什葉派革命，阿拉伯國家為此而感到不安。一九八四年，四架伊朗軍機侵入沙地領空，企圖轟炸沙地的石油設施，沙地空軍攔截伊朗軍機並且擊落其中兩架，但一架伊朗軍機仍然成功地襲擊了一個水庫。一九八七年伊朗精神領袖高美尼公開宣布，沙地阿拉伯的華哈比教派就好像「一把由背後穿插穆斯林心臟的利刃」；穆斯林的聖城麥加位於沙地，高美尼說麥加已經落入了異端的手中。即使在今天，阿拉伯國家和伊朗仍然存有嚴重分歧，二零一五年沙地等九個阿拉伯國家聯合軍事干涉也門內戰，因為沙特指責伊朗支持也門的胡塞反政府武裝；在二零一六年沙特和伊朗切斷外交關係。

在兩伊戰爭期間，沙地向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提供了二百五十億美元援助，但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沙地卻讓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以沙地為基地，但我未聽聞過有人批評沙地出爾反爾。那些把一切國際問題都算在美國霸權主義頭上的分析，彷彿假定了美國可以隻手遮天、呼風喚雨，其實，美國的外事政策都要考慮自己和盟友的利益。

回頭望總是視野清晰

英文有句諺語：「回頭望總是視野清晰（Hindsight is always 20/20）。」回顧歷史，人們十分容易地說美國、巴基斯坦、沙地是搬起石頭來砸自己腳。但是，往往決策者只能夠在那個時刻基於手頭上的資料去作出當時認為最明智的決定，用以後的事態發展去批評前人，這未免有欠公允，心理學稱之為「歷史家的謬誤」（Historian fallacy）。這好像你去反思自己二十年前的許多抉擇，你必定會找出一些所謂「錯誤」。不過，我會對自己說：「我對青春無悔！」

一九八三年美國總統列根在白宮會見了塔利班反蘇戰士，列根說：「在道德上這些先生相當於美國的開國元勳。」在許多年前的一次講座中，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文化人類學家乍得·海恩斯（Chad Haines）引用這個例子，指出了美國在一九八三年的阿富汗政策是多麼錯誤，當時我回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就曾經和較少邪惡的蘇聯合作，去打擊窮凶極惡的納粹黨。」

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向蘇聯輸出了價值一百一十三億美元的物資，包括了武器和食物，後來又要求蘇聯對日本宣戰，但蘇聯進駐中國東北之後，將日本關東軍的武器交予中國共產黨軍隊，造成了中國大陸易幟，更間接導致了韓戰爆發；二戰之後，蘇聯盤踞東歐，更加製造柏林危機。如果按照某些批評者的邏輯，那麼冷戰是美國一手造成的，美國是搬石頭砸自己腳。但在那時候，整個世界最迫近眉睫的威脅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軍國主義日本，而不是蘇聯的國際共產運動，與蘇聯結盟去對付法西斯，在當時是十分合乎邏輯的想法。

同樣道理，在冷戰時期聯合穆斯林聖戰組織去對付蘇聯亦是無可厚非。【鬼魅戰爭：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歷史】一書的作者史提夫·哥流（Steve Coll）指出：在冷戰時期，英美感到主張徹底無神論的蘇聯共產黨是自己最大的威脅，英美領袖認為應該團結主張有神論的穆斯林，去對抗唯物主義的蘇聯。除了美國曾經支持賓拉登之外，英國亦曾經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去對抗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眾所周知，後來事態發展超乎英美政府盤算之內。

當時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此外，我們可以用虛擬事實（counterfactual）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問題，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問：「當時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若果選擇其他行動，另類歷史又會怎樣發展？當然，這種思考不能過於天馬行空，要符合「最低改寫歷史的條件」（minimum rewrite criterion），而且那些其他選擇是可行的。

批評者嘲笑美國支持反蘇聖戰者，這意味著這一行動是錯誤的，美國應該做別的東西。那麼，當時還有什麼選擇呢？其中一個選擇是什麼也不做，我不是在開玩笑，許多評論家說，世界是如此混亂，皆因美國粗暴地干涉其他國家。然而，如果美國沒有在阿富汗對抗蘇聯，單單由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賓拉登的聖戰組織去支援阿富汗民兵，蘇聯會否撤退呢？我恐怕這場戰爭會陷於膠着狀態，或者阿富汗民兵會被徹底消滅，很有可能阿富汗會淪為蘇聯的傀儡政權，蘇聯可能會使用中亞地區作為一個跳板，逐漸進佔中東地區。世界局勢會否更加和平穩定呢？我讓讀者自行判斷。

那麼還有其他選擇嗎？可能有人會說：「何不跳過賓拉丹，只支持反蘇但後來不反美的聖戰組織？」我會問：「你可找到那一類聖戰組織嗎？」另一個選擇是美國派兵到阿富汗，但鑑於越戰的教訓，這是完全不可行的，而且這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大戰。

面對伊朗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兩伊戰爭，在當時美國有什麼選擇呢？上述的呂德斯博士嚴厲地批判美國擾亂中東，但是，若美國保持中立，那又會怎樣呢？呂德斯指出：「一九八二年伊朗開始發起反攻，並採取人潮戰術，讓數千名兒童和青年踩踏雷區，他們脖子上掛着一個塑膠鑰匙，被告知這是進入天堂的鑰匙，這種人肉掃雷的方式為伊朗軍隊掃清

了道路，伊拉克在軍事方面陷入了危險境地，如果不是美國人插手，使戰爭延續了六年之久，伊拉克必敗無疑。」假設呂德斯是對的，在沒有美國的干預下，伊拉克失敗和伊朗勝利，大有可能伊朗會繼續擴張和輸出革命，伊朗與海灣國家的矛盾日漸加劇。這種以上天堂去慫恿兒童獻身於人肉掃雷的極端思想，和今天伊斯蘭國鼓吹的自殺式炸彈並無分別。世界局勢會否更加和平穩定呢？我再次讓讀者自行判斷。

結論

總的來說，我想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三點意見。首先，國際關係是非常錯縱複雜的，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許多衝突是許多不同國家之間權力鬥爭和利益衝突的產物（如美國、蘇聯、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也門……等）。老實說，只是指責一個國家的分析是過於簡單化。

第二，當你回首歷史，你總是可以有後見之明。為了對前人得出一個公正的評價，你應該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時我處於決策者的位置，根據當時掌握的信息，我會選擇怎樣的行動？」讀者們，請不要標籤我是「親美」或「美帝馬前卒」，請不要誤會，我不是想合理化所有美國的外事政策，一些美國總統顯然做出了錯誤的決定，例如在二零零三年並無有力證據表明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但小布殊卻執意入侵伊拉克。

第三，當我們斷言一些事情是錯的，其中的含意是另一種做法是更好的。那麼我們可以用虛擬事實或另類歷史來評估不同選擇下的可能結果。

2017.7.4

*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on_cultures/iran_us_uk.shtml